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十

請視朝建儲疏 明王錫爵

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簡丞弼臣有疾痛皇上憂之臣有死喪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於風波妬娼之塲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皇上之於

臣真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主德之休明保皇躬於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庶幾酬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日因散本近侍得以剽聞音旨恭候萬安若外廷百司緬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却

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不如勿樂之喜燕婉當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充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廷測宫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皇上茍欲明其不然則莫如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睟穆之天顔緝熙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聖躬宜於静攝則宫居十二時中以六時宴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慈闈二時看閲章奏罷曲宴捐細娱專精神滌煩

邇使羣下曉然知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佚樂也則天下亦幸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發旨自中然後委諸事於閣部付煩言於芻狗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忠以為苟效其一則皇上有辭於天下而臣等亦有辭於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説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幺

麼何等人也而近日曖昧之謗尚苦自明忿悁之言屢
溷高聽何況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
使纖介疑端不白萬世簣土未覆竟虧九仞則皇上腹
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遭際
以来止博得完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此
亦尚何顏何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為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參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徒值其地
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威顏不承顧訪則又何顏何

面揚揚冒榮矜寵立羣臣之上為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宫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葢昔我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内與外庭隔絶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攄飯澣衣手不操奇贏之算躬不狎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皇上即令動法世宗何不試取寶訓寶録觀之當時邉廷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手批或一日

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反臣以為如此則不必亟見
羣臣血脈通矣當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
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宫闈無別子莞簟無私御臣
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夫法祖不師其
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於迹外信心者此臣
之所以為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世宗朝諸
邊苦兵内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皇上以聖人之明
昧爽思憂何所不悟以聖人之勇旰食思政何所不勤

矧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臣等即有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為市今皇長子倫序已定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

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惟皇上念之臣母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日亦惟皇上憐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隕越之至

催發閣中密奏疏 王錫爵

昨該臣與同官臣某臣某連上四揭伏候俞旨經今數日不下伏念臣之不肖謬遇主知每有獻納蒙皇上批

答如流未有停滯至此者且其所言原不曾黨附衆人必主今年冊立之說其理易明其事易處而一槩與外廷諸疏留中以此連日以來人心轉益洶洶抱非常之憂與不可知之懼者其言滿廷若臣則既為皇上腹心之臣亦頗知皇上腹心之事臣之憂懼與衆人不同臣所憂者皇上耳煩於言心煩於慮有鬱而不得觧有怒而不得伸或至精神結滯寢飯失調此臣之所為皇上憂也臣所懼者皇上方踟蹰却顧以待人心之定而人

心久之不定或至美反成過信復變疑使匹夫小人得睥睨宮禁之事游談横議得把握朝廷之權此臣之所為皇上懼也臣今進難見皇上之面退難捍衆人之口如父母疾而子不能操藥父母怒而子不能操箠臣身何惜臣心何安為此日夜傾耳瞪目以候德音之下雖詬責交萃不敢言羞疾病支離不敢言困七十九歲老母委頓近京百里之内笥有皇上賜衣不敢服櫝有皇上賜銀不敢用考滿過期而不敢報餘忠欲獻而不敢

陳誠自念數千里衝寒茹苦而来於此不用其誠更於何處用誠於此不得其言更有何事可言此臣之所以飲泣呼天歸裝已束而猶戀戀於一日之在朝以兾望寛愉之色兾承謦欬之音者臣之誠懇天地所憐亦幸皇上三思始終名臣之意為何臣黽勉赴召之意為何亟採愚言俯垂批答或確訂明年之期或先頒出閣之諭使羣疑稍解朝聽不譁皇上懽然舉萬年之觴而小臣亦自慶都俞一堂之會矣臣不勝企悚迫切之至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煩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

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

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

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

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則行當止則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别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覆題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

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説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絶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

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
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葢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
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
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
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
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别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
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毁譽易淆比年以來幾
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

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

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狥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

決亦不必盡狥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之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

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
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
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
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
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
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
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
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

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違於咫尺雖鈐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依恃

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宫府隔絶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萬分之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

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名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葢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顒望之至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王錫爵

臣前上泰交用人二疏並蒙皇上俯鑒愚忠温旨批答臣不勝受知受眷刺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望舉行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而疑臣臣初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輔弼之職當直引君事為己事又當直以己心格君心譬之立表必見景操劵必取償非僅僅以議論塞責茹納示廣已也今皇上有英明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躁止競之盛心而臣不能宣布甚至反累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

肱一體之謂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知眷乎夫今之以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皇上雖靜攝累年而朝無不閱之章奏下情可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惟是朝講之久輟也蓋或以手批目覽即為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遽關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疑端以急政歸皇上宜皇上之玩而不聽也其廢棄諸臣之不即用也蓋或以官充事辦原無

之才而草野數人之用含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言者務為激詞以拒言歸皇上宜皇上之怒而不聽也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愈激其始皆起於知皇上之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人是不是信之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刑威之權皆將日輕日褻而又何所恃以制天下哉今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加於上帝也上帝之嚬笑難知而有司之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

知惟近人故易知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齋宮決事有皇祖成法在乎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歳英聲睿斷已震懾於人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内而人曉然無釜鬵之疑今皇上惟天縦之資同符皇祖而生長於深宮之中出匣光芒已半為張居正所掩蔽迨居正事敗朦朧之迹尚未分明而已拱手稱神君矣天下誰復知之即其間聖問之周詳御筆之絢爛自臣等二三親臣之外亦罕能耳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皇

上縱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叢脞然以舜之至聖
而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尚有風愆之警皇上能
必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世之聖子神孫
能盡如皇上乎萬一勵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為故事
則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脈不免内寄於房帷之意嚮近
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為寒心今之言者動以隔絶旁
落為疑夫今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於真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敢言臣為此

慮故於建言得罪諸臣每有揭觧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葢常恐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宫府以杜絶禍源必待真旁落而後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太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棄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當其事者洞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為雝跂攘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以搆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皇上察

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為黨而不知為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廢棄諸臣之為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破其黨徒知用之必借勢以為援而不知不用則反能借聲以為援徒知重處以明示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默奪嗜言之利葢抑囂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潢汙之水則塞之而怒決之水則必疏之爝炬之火則撲之而藴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槩目之為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真黨之累真黨者反驅

而入於不黨之交此近來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爲之益雜也今天下東西交訌南北並荒財困民窮兵疲食盡實政有闕信非一端顧此御朝用人兩事似於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伺之一人用人爭以說撓之即黜虛崇實之諭秖託空言而臣等亦藹藹無以佐末議矣故今臣不憚饒舌再請將臣泰交用人二疏稍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臣等共覩聖容親聆聖

論則壅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錮諸臣中類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搆又使天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禄見縻則窺伺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間御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既彰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盛怒則怒

過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自用之若乙代甲受譴而譴因事增加適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耳善用威者宜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皇祖季年手札諭部院諭天下大事不少於閣臣又常命部中録放罪謫諸臣列名者百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况罪之不至於謫者乎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參帷幄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真至苦與外人疼痛不着矢口陳説者不同其所請又皆至易至簡量

今日所能行與外人之責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臣原主分別材品憑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者不同皇上政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槩疑臣等也昨日玉牒報成蒙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疏懇辭然後得免因復念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茍可以榮臣之身者且不惜度越衆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容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單弱功名之念已矣與其以身受官不若使之志行而業

乎其官與其推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之賢與之共報主伏望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以温旨泛常批答了事使臣不枉此一出外臣亦不枉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舉臣不勝懇祈激切之至

問安勸諷疏 王錫爵

臣昨蒙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闕拜表恭謝遣孫齋上既而京師忽有報至以皇上玉體偶於二

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又不勝憂疑旋而罷礦稅
出繫因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喜北向稽首而祝
曰此萬年天子消禳保福第一義也既果聞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郊廟臨見羣臣真普天
大美大快之事而臣愚夙叨近密勿渥被恩私敢獨於
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竊聞之賤臣庶女義烈
可以激風霜志士勇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上天篤
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上天之和氣相符四

海共戴之君而萬年之福禄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
應者乎臣固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皇躬勿藥有
喜必不待蓍龜而決也芻蕘之愚別無一得可獻竊謂
前鑒非遠昔何以氛祲迭奏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謡大
同天心祇豫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自礦稅諸使
雲擾遍海内而逆徒狂逞相與公傳偽檄駕以為名皇
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羣奴梟斬萬段而償不得國體
之傷孰與今日雷轟電掃萬魔迸散之為榮又前此朝

堂之上大臣灑涕而憂小臣矢口而爭甚者為狂為激幾如罵詈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不得聖懷之鬱孰與今日上恬下熙四門洞開之為暢臣固以人和測天和又以聖體占聖德而知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鬨訛信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聖諭已傳旋即改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礦稅不罷則已罷則明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遠郡已即時傳到豈

有可再收回之理乎人情方其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强忍及至快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鼎沸之理此得失利害昭然甚明豈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祗自作口業耳抑有愚慮凡朝廷便民之政必為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阻撓之至於礦税尤其榮身肥家所以為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奉之名而陰行其謟諛逢迎之説或曰此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

上而干和召災則或曰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懺悔也下
而擾民激變則或曰有司自能勦撫毋足深慮也凡為
此說者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誤而一入其中則所損
不小臣今且不暇遠憂試徵近事當玉體違豫時診視
調理必問太醫不問目前孝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
必取諸藥庫不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皇上試以
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外俱為長物雖積
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急不得其一匕一筋之用譬之

厭塵過眼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澡滌豈可更為之心煩於鳩斂體倦於經營抗天怒以競錐刀彙人愁以充囊橐乎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社稷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予故願皇上乘此天休方至之機聖斷改張之日盡屏諂佞猛決狐疑曠然與天地更始則臣見聖心日閒而無事朝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鏤鴻明之德神寶薦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逢萬遂臣避嫌引分已十

年不敢言朝事而及茲猥蒙念舊之恩屬耳維新之政
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
疏以俯全臣思不出位之分狗馬一念之誠臣愚幸甚
天下幸甚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十一

星變陳言疏 明趙用賢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

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勑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

如此況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守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衷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苫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急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

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来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来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且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遂欲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

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奔𠷣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逖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

年而陛下頽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干天和動星辰之大者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違守制即蒿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勑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為責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

庶幾備道而無遺譏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為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為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

啟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於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為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

亦願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

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為皇上陳之惟聖明采擇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陳邉事疏 張棟

題為邉事懐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欵以冀一得事伏念臣棟謭淺無術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邉彊之事臣既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之承遣閱事則邉彊之事臣又以身親歴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葢深有見於邉事之難言也無過

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年餘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固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即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於皇上之前臣欲首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

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為躋崇躐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為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修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彼狠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在所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固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茍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劒而起不俟崇朝者葢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

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邪而常勝之機何在為今日計必曰彼強我弱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修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罷也嗟嗟此即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備必文武將吏下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

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衆者可墜今日以冀明日
明日復冀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
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日其
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者矣此
何待智者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罷和而臣又知其言
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啟邉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
為和助可乎我既與彼和而邉將倖功邉氓貪利㸑自
我發是誠啟邉也若彼入搶掠而我殺之安得謂之啟

邊惟二十年来兢兢然恐壞和議以故彼殺我則無禁我殺彼則有禁彼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即搶一搶即盡沿邊軍民袖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為白眼彼復揶揄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賊者賊至聽其剚刃即盜馬劫帳亦可無究彼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彼日犯我

不責其渝盟而我欲渝盟即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彼之入犯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来第幸邊疆無事以故彼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即剝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顧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為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為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

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茍能鼓勇爭先即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東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庆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罷邊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敵人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頽廢且臣

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為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閲視而欲請罷閲視也閲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以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閲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為臣所至閲報册則八事無一事不修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寛之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覩至於拊心浩歎

而卒亦付之無可柰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為
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疎
其文網使之積日累月次第修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
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
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
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亦無益矣臣是以欲請罷
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叙功之
例願議罰罪之例以為閱視助可乎所稱邊臣以身繫

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行賞當倍於腹裏迨和議成而桴鼓不鳴刁斗不擊矣則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修舉無所據也然修舉之跡難據而修舉之念易明敵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説耶稍不如意又以為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

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闕視一行壓足為朝廷市恩脊為邉臣徼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厲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既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塞誤事即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為勝丈罪為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内駕虛飾

偽恬不為怪即欲一一攻其偽而發其幽人且以為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愚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符召疑投杼致謗者雖誤罹法網正當特為昭雪以伸公論脫有徇私蔑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憲典區區褫官奪職不足為懲也此例不議則閫視一行僅可為邉臣丈有過而不能為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臣為此言似乎過抑邉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邉臣閫視不罷

則臣之所顧無逾此矣夫臣請罷和又自俯而爲啟邊損軍之議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敘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和而或可從啟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敘功罰罪之議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葢兩難也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爲八事有可更議者矣八事有當

增議者矣兵馬錢粮非八事中最為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邊歲被寇兵馬防秋變主為客其費不貲自與寇和而各邊兵馬各守信地客兵錢粮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視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訛以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發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粮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例扣數

而發業已無望其嬴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即少一分邜東補西借此抵彼日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什五枵腹而愁千夫傾足而嘆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睹之而開造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傅會其詞以為比上次多積若干是何舛繆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謂不妨明言錢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而防其匱且軍餉云者

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槩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為功而以無妄用為功則庶乎節省者無虛名而有實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既與彼和則國家閒暇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分操合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即各將領有能念及於兵馬者為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為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貴金

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巳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肖貌咸在持蝥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也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敵臣不敢信也即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於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損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曷不就其

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一老弱即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求召募召募亦遊食耳亦老弱耳惡在其為精壯耶二事為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説而請更議約束申告邉臣謂當及今改絃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修險隘豈徒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墻實足以為限堡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耳而不謂其流之弊至於藻繢粉飾虚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

花眼垜頭幾千萬個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用即無益於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葢惟以修險隘為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罷械貴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於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為勝遂致有揑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實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即經管官員弗知也即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

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叙功行賞則尤可恨矣葢惟以整罷械為功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為修險隘無足言功必被寇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為功整罷械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為功二事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葢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地利不同民風亦别無論各邊即一鎮而自難以此例彼矣此或閙彼或不可

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為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充支而已以致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為法之敝有難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為功倘有虛報開墾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議者也若乃理鹽法益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

善哉顧邉地遼遠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為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板報子户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為疏通倘强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為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丘富趙全等從寇為逆所當用計解散也茍

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内臣初閲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以為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譯語則遂謂之逆黨況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為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虜為逆即如今板升等夷脫能招而徠之斯誠哉其為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市馬云者始謂以馬為市假此羈縻敵人而我又

資馬以為用故以多收為功乃今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壑溝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怨日以富怨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扠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閱視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為功今

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為功即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為功浮於原數者為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歲有定額所未定者宣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踰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巵耶惟敵人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邊將格於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為來歲之額而彼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於所增之外日增日

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剥軍媚䆉職此之故矣今歲閲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即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閲視不罷則𧶽撫賞當為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增即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為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邉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歴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録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勢不同終難

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既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夫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為訓今歲閱視者岀已該户部題准申明限制即未必遂可據為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期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為哉故閱視不罷則定經制當為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丈相應

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為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邉三人而今歲强悍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謭淺無似幸隨諸臣後罷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勑該部酌

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為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疆幸甚臣楝幸甚緣係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欵以冀一得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早定大計疏 伍袁萃

為懇乞聖明亟名輔臣早定大計以安宗社事臣於前月接邸報大學士王錫爵具疏求去蒙皇上慰留褒以忠誠且云自有深意欲名之面見商量國事使之安心慎毋疑阻臣莊誦綸音仰見我皇上之待首輔真如股

肱心膂形骸無隅又如家人父子情誼相通有君如此其忍負之錫爵宜何如報稱也臣竊思之皇上注意之深莫若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若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冊立元子且首輔之忠誠簡在素矣而輿情未協煩言日滋不曰逢迎則曰阿狥疾仇之無已何也則以其一出而誤宗社大計也首輔亦因此省愆念咎期收之桑榆而回天未能曠官可恥不去奚以自解此其心之所為大不安也此其至再至三而懇辭

也皇上既欲安其心而不早正元良之位其何以安之
當羣臣之交章請也皇上悉置不納而一旦有面見商
量之旨豈非慎重國本謀及宮闈不可也謀及近倖不
可也獨斷於宸衷而咨決於宰執乎聖意誠深矣大小
臣工欣欣焉翹首企足而望者至殷切也今首輔出而
供事亦多日矣皇上既不聞名見首輔亦不聞請對臣
甚惑焉將玉體未平少遲清問抑所謂使之安心者止
以高爵厚禄縻之耶則首輔去而復来之謂何辭而復

出之謂何而僅僅為爵祿縻也臣以為册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之心一日不安即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止赧顔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君臣相遇自古為難首輔受皇上特達之知非千載一時耶而竟以始謀不臧不獲展厯一時籌畫一策方且以身為射的為禍梯不亦可惜哉夫為錫爵一身計猶無足惜獨明旨屢易而不信儲位久虚而莫屬外議紛紜人心惶惑則臣之所大恐也然則速賜面見早定大計非徒安首輔

也實所以安宗廟所以安社稷所以安天下之人心也
關係甚鉅故臣願陛下之亟圖之也抑臣又聞之唐虞
之際不特臣戒君君亦戒臣故都俞稱美無忘吁咈之
規喜起賡歌猶切惰隳之儆君術明臣道得也後世人
主御相有温旨無戒詞其始也禮貌極隆寵榮極渥且
為之逐言官排異議以安其心卒之時移事改剛者滅
宗柔者覆餗能全始終恩遇者幾何人哉以是知寵利
難居高位疾僨而儆戒相成之義胡可廢也伏惟皇上

以堯舜之君自待亦以堯舜之臣待臣時名公卿輔弼而戒勉之正已以格君心虛衷以定國是借劒埋輪者毋一鳴而輒黜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留分别邪正以成和讓之風開布公誠以昭蕩平之治如是而公論不與相業不光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臣非不知越俎有咎嬰鱗必危顧念當此國家大事臣子何忍無言又念元老大臣不惟國家之急而喜同惡異遂履前人之覆車也乃敢披瀝悃愊冒瀆天聽臣無任隕越恐懼之

至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馮琦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况於疎逖下吏羈旅孤臣即有苦情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材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

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来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内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来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

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儆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竊況此儆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名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名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體惜者

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譎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徽名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

天下人才惟上所奬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已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消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為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

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為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可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罍受缾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

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衮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為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

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旨惟望斷自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諸臣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亟圖拯救以收人心疏 馮琦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茆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刼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

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食粮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觧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儆荐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邸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茲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

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方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轔馬蕭行賫居送按丁增調戥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貲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

十分為率入於内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爪分於參隨者三指驅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剥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若礦若税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

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九人
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
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皆始於
民心之離遏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
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
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
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
為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

家惟其剥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方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剥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

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

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内帑如遇有事不知内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

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興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

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寃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為寃輕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為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事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

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
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遺疏 馮琦

臣自患病忽逾一載生平受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
篤矣古大臣嘗有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謹取臣
病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
古帝王即有享國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鼎
盛際中天之運如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強中外無隙

東征西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福陛下為千古之一帝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答歷考古帝王臨御既久或以治久而生釁或以將亂而生悔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焉臣願陛下穆然自省所行未盡是也則三十餘年者固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是耶則三十餘年者亦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壯盛之年正是理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蠱壞益深即欲挽不及之勢於倦勤之餘亦無及矣陛下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喆王何人不如若問政事民情可方何代臣願陛下奮其英略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槩夫朝政未肅者病在人情之墮臣比見人

心怠玩綱紀陵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閣彼此喜相仗上下不相貫議少成效人無固心即如皇上批答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直謂可緩可急可作可置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為之葢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毅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者易於招怨相率偷安尋隙自便遇一事則曰我非不欲為也未得旨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留中不報何如此

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朝廷當之臣以為天下之事寧使朝廷責成臣子無俟臣子催請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顯立期程朝廷躬為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墮而歸之整肅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法也懸法而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治民郡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道

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時司道之缺不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及陞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況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時漁獵耳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繇豈知一官缺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皆無所凜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

下兩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澄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揚幾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形迹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可疑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疑而中則遂以疑為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措稱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黜用御貳大臣幾人羣臣處見疑之勢巧者益自彌縫以益其所知潔者遠避嫌疑趑趄而不敢前誰肯挺身以任朝廷之事若夫君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事羣臣無所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人盡心人人盡力國家之利孰大於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情消沮及遇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則有不用即無信之則無人可疑疑之則無人可信臣請陛下明詔羣

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已往當復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之功罪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周防盡徹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大凡人情既有所溺人言原自難奪惟英明之主自知而自斷之耳以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斂之禍小民愁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關痛癢猶加斟酌今一槩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參隨此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橐而更留與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苦總歸於百姓萬人得利怨總歸於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咨怨況於千萬世而下誰肯諒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淺後王福力薄也今

取民數年而亂未形者高皇帝之功德大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縱有良醫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者藉民心以復興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

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孚稍需歲月耳章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入春病危旬日以來不可復起思戀聖主伏枕強書纔及數語便已困憊即復置之置之而中心不能自已葢十日始成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

臣言止矣臣終無報國之日矣惟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嗚咽感戀仰望之至

直陳天下安危聖躬禍福疏 呂坤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機召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辦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哭嘔血於陛下

之前盡吐腹心無縣得見踟蹰累月反覆思維與其他
日出無及之言貽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未事
之説勸陛下為先事之圖惟望少寛雷撃之怒細垂電
燭之光三復臣言萬補聖治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
輳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
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譬之廷燎束千莖
葦荻而火焰輝煌葦荻散而火光無所附矣民葦荻而
君火光也譬之禪塔聚百萬磚石而寶瓶高閣磚瓦折

而寶瓶無所着矣民碑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延靈長國祚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臣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曰五帝愛民三王愛民盖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繇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史之死

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鬬雞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為法所拘有變則刼掠奸淫惟欲是逐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戍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懐圖帝圖王之心為乘機啟釁之計或覘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皇上約已

愛人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思歸無行者守法邪説者無所售其奸不軌者不得行其志四民者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竄其計四民者皆我寇讐矣昔者元代疆土大於我朝未亂之時天下全盛我太祖以布衣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元主失之而太祖收之也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覩記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聞有數省之歉乃萬歷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

以賑濟不可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匱詘故災傷之報殊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良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為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以來陛下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去者賠糧生者為死者頂役破屋頽墻風雨不蔽單衣濕地苫藁不完男女啼饑號寒父母呑聲飲血君門萬里誰復垂憐陛下見此當必潸然淚下今國家之財用耗

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宫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幾百萬今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此土年年此民豈天雨菽粟地湧金銀耶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内所汲皆井中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井竭則甕涸壺盡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之防禦踈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尫羸而人半

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挾上而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文射騎故事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其餘郡邑之武備全踈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千騎橫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謂四等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疆圉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

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肯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何忍坐視臣切為陛下憂之故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為生則織造貨販以糊口自傳造花絨數日限追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迫遂棄農桑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且是物也晒

晾不早則白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耽心久積無益況山西之紬蘇松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為一縷一絲皆出民力與其積於無用勞費空財孰若定以有常隨處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天下無多取之憂且花様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之此無損於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為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

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摭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内府宫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蟒蛇雜處毒霧常濃巖谷寂寞人烟絶少寒暑饑渇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擗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難之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也至於磕撞之處豈有傷痕而官責民償

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拽到河邉待秋水以漂沖多轉折而底滯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千兩比来都下為費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顧家居安若太山邦本固若盤石即茅茨若神尭卑宫如大禹何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治見今大工木料業已報完採辦新枋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於大利

之中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食爲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報殷實户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皆倚辦於殷實户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廵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今礦税無

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盛春貪殘肆虐為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勑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揑害小民如盛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釆榷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賺絲毫以活身

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貴何賴彼錐末之
微財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為居幾何而歲
有四千金之方課乎觧進之數既有四千征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今勢豪之家用僕開店
所在居民尚且忍氣吞聲莫敢與較而况朝廷遣使賜
之勑書以泰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漁之法民間之苦
無問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
長隨掛搭之中各有掛搭強吞横噬獨占羣侵內臣無

縣知兗民何縣訢夫楊村張家灣南通直省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之用將安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説極知此言無據亦足驚擾人心葢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摇動四海驛騷太監數十萬人流毒幾省我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悦天下始安實録見在可考也臣望陛下將兩店内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

解進如有遲延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兩有光聖
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
九廟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祖法自嚴楚王毫
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襲以徹地神奸瞞天大謊藉隅
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揑稱受寄財
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所幸
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
謝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

此兩賊者罪應誅死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奸宄操恐嚇之權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矣陛下幸發綸音令彼此巡按御史梟示兩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貪通國所知也十箱珠寶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誠不為過今也真知枉寃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聖人舉動正

大光明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悮嚴緝揭害之奸遝賫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㕔衛降勑之官釋王坤覺大義之罪所謂過而能改無傷日月之明此一舉也而勲戚之人心收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應輕應重太祖既定為律情重情輕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遷就以兆譴怒如

往年陳恕等以隱瞞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甄常照等誣白晝搶奪擬遣皆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支局料也而必欲追銀夫財庫本無揭𠃕也而少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其寃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賢之詔賞直諫之臣

者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耳目也不可不重比年以来新進小生好矜名節遂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為天閽邃密法座嚴崇若不廣達四聰何繇明見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使人君不得聞不敢言之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臣願陛下思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為國家不為言官釋監候之學程還一勺之科道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名

用應復除者即與除復應行取者即為行取以後如行止不端建白不當者勅下吏部分別降斥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於將来快潛伏之奸養壅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關係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為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選取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鈌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蕃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糗糒逐突中原亦

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鄙近居吾
腋平壤西鄰鴨緑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寇取而有之藉
朝鮮之衆為兵就朝鮮之地為食生聚訓練窺視天朝
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
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懐勝負之憂倭如合
朝鮮是為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為朝鮮一失其勢
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於未敗之前與其單
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

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謂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
圖甘心剥膚之災袖手燃眉之急諺曰小費偏請大費
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願陛下早決大計併力東征
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轉運又
難若於實用有益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諸貨各廠
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腐朽無用者亦多可惜萬姓膏
血化為一房塵土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
堪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刑之罪變惡為美出陳

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觧既不匱乏國用亦未暴殘民財陛下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觧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常徙富户以實京師富民者貧民依以為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下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烟火斷絶有如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户止備緩急勸借之資自商人有預納有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

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多徒奸民設計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法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會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盜奸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各色之多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鷄犬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若萬民觀者

短嘆長吁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皆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辭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憐之矣又有刁惡乘機恐嚇良民揑稱寄某贓物我欲首告厰衛挾勢罔利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内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頒定優免之責愼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收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宫妾然死於箠楚者

未之多聞豈此輩當年皆賢今皆不肖邪豈法官當年皆踈今日容邪難言之矣蓋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陛下數年以来疑深怒重廣廷之内血肉淋漓宫禁之中啼號悲慘寃魂夜泣化爲愁雲怨鬼宵吟積爲厲氣吉祥之地豈宜如斯且惟天爲萬物父故上帝惡殺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德好生民間千思萬愛長男育女不足以供頃刻之怒故上殿者愁死不如無生入宫者責生即作責死臣望陛下發慈心動惻隱視如𣪍觫之

牛湯火之鷄可乎且宮衛近地難入外人護愛聖躬惟在此輩今環門守戸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誠中藏憸毒彼懐朝不保暮之懼何愛九死一生之身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臣望法令不嫌於嚴鞭朴不至於死則左右之人心收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葢一人勵精萬事嚴肅朝門晏開早閉誰敢興邪起奸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

熟矣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来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宫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昃事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先朝未聞有如今日強半留中葢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簿疏之進奏也外庭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獻矣陛下知之

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倘有一逞為奸則何變不起臣願自今以後留中章疏每日御前發末覽揭帖一紙内開某疏某疏未及批答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具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金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疏之壅疏無四日不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寢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

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曰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居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奪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矣陛下織造燒造日增辦取採取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仇於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即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令禁城

之内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卧積薪火未及體望陛下之速登岸而急起卧也不然積於千日決於一旦陛下雖有千箱錦繡千笥金珠豈能獨享哉前代覆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失則何處非仇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此身又聞小民暗穿地穴以防兵縉紳預買山莊以避亂臣見此光景仰天

痛哭曰臣民如此皇上奈何無人明目張膽敢為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宿七日神思萬端難裁切迫之誠敬上憂危之疏若一言虛誑有駭上之心則九廟神靈奪臣之魄陛下倘信臣即將臣所已言者概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念蒸民將人心懽悅天意轉回常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福如之倘疑臣耶乞詔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

官一一面問果謂民情安妥臣語張皇臣願觧衣而投
畀鑊延頸而就斧鉞為人臣妄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
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容行臣言若出聖意久
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
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冐犯天威罪當萬死不任席
藁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七